

困學紀聞卷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

失其名

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

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

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

程子曰毛萇最得

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卽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

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
以曾申爲申公以克爲剋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
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
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
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頌頌之說然朱子疑
楚茨至大田四篇爲幽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
芟良耜等篇爲頌頌亦未知是否也

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

射義

驪駒

大戴禮漢書注

祈招

左傳

轡之柔矣

左傳周書

皆有其辭唯采芻

周禮

河水新宮茅鴟

左傳鳩飛

國語

無

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

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
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
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愚攷
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
素以爲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
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
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

論語唐棣
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爲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
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
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

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
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
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
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
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敘物
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
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若據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匹也安與

毛萇同時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
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

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

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

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

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苢騶虞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

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

詩者

若據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

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

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

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之所以爲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爲

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

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若璩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

召公食采邑絳州垣縣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二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墳籥因擇取

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卽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

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爲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爲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

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爲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爲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
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爲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爲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爲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爲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

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

在毛公前

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

韓非子八儒有仲良氏之

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爲道以和陰陽

爲移風易俗之儒

史失其名

劉孝孫爲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怪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

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

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爲祿不諫亦入以爲入宗廟

庭燎以爲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若璩按林艾軒亦嘗

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牋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旣以虞爲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爲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騶虞歎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
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卽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林賦揜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
亡鄭氏以爲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
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

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若據按小雅除笙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

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曼凡三十一篇故曰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也未知然否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爲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

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

孟子集註同呂

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爲詩者民

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其言

若據按沈約曰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則鄆康成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之說非文中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則邵康節自從

刪後更無詩之說非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隋志

邢州內三縣有干言山

李公緒記云相人縣有干言山相人邢州堯山縣

魯頌徂

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

一名尤來

新甫之

柏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太史公聞之董生曰

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鄆之亡由叔妘

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

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爲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燿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
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
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
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
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
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
爲親從仕王哀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
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栢和伯亦自言